

子書三十二種

王宜之題

B 2

1

孫子十家註卷七

軍爭篇曹公曰兩軍爭勝則勝宜先審輕重計迂直不可使敵乘我勞也李筌曰爭者趨利也虛寔定乃可與人爭利王皙曰爭者爭利得利後能與人爭勝故次虛寔然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 李筌曰受君命也遵廟勝之算恭行天罰 張預曰受君命伐叛逆

合軍聚眾 曹公曰聚國人結行伍選部曲起營為軍陳 梅堯臣曰聚國之眾合以為軍 王皙曰大國三

軍總三萬七千五百人若悉舉其賦則總七萬五千人此所謂合軍聚眾 張預曰合國人以為軍聚兵眾以

為陳

交和而舍 曹公曰軍門為和門左右門為旗門御覽旗以軍為營曰轅門以人為營曰人門兩軍相對為交

和李筌曰交間和雜也合軍之後強弱勇怯長短向背間雜而作之力相兼後合諸營壘與敵爭之 杜

牧曰周禮以旌為左右和門鄭司農曰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旗表之以敘和出入明次第也交者

言與敵人對壘而舍和門相交對也 賈林曰舍止也士眾交雜和合而止于軍中趨利而動 梅堯臣曰

軍門為和門兩軍交對而舍也 何氏曰和門相望將合戰爭利兵家難事也 張預曰軍門為和門言與

敵對壘而舍其門相交對也或曰與上下相交和睦然後可以出兵為營舍故吳子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

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

莫難於軍爭 曹公曰從始受命至於交和軍爭難也 杜佑曰從始受命至於交和軍爭難也軍門謂之和

門兩軍對爭交門而止先據便勢之地最其難者相去促近動則生變化據通典補 杜牧曰於爭利害難也

梅堯臣曰自受命至此為最難 張預曰與人相對而爭利天下之至難也

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 曹公曰示以遠速其道里先敵至也 杜佑曰敵途本迂患在道遠則先

處形勢之地故曰以患為利 杜牧曰言欲爭奪先以迂遠為近以患為利誑敵人使其慢易然後急趨

也 陳皞曰言合軍聚眾交和而舍皆有舊制唯軍爭最難也苟不知以迂為直以患為利者即不能與敵

爭也 賈林曰全軍而行爭於便利之地而先據之若不得其地則輸敵之勝最其難也 梅堯臣曰能變

迂為近轉患為利難也 王皙曰曹公曰示以遠速其道里先敵至哲謂示以遠者使其不虞而行或奇兵

從間道出也 何氏曰謂所征之國路由山險迂曲而遠將欲爭利則當分兵出奇隨逐鄉導由直路乘其

不備急擊之雖有陷險之患得利亦速也如鍾會伐蜀而鄧艾出奇先至蜀蜀無備而降故下云不得鄉導

不能得地利是也 張預曰變迂曲為近直轉患為便利此軍爭之難也

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通典知上 曹公曰迂其途者示之遠也後人發

先人至者明於度數先知遠近之計也 杜佑曰已外張形勢迴從遠道敵至於應爭從其近皆得敵情誑

之以利據通典補 李筌曰故迂其途示不速進後人發先人至也用兵若此以患為利者 杜牧曰上解曰以

迂為直是示敵人以迂遠敵意已急復誘敵以利使敵心不專然後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故能後發先至而

得所爭之要害也秦伐韓軍於闕與趙王令趙奢往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

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皆震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

益增壘秦間來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奢

既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秦人聞之悉甲而至有一卒曰先據北

山者勝奢使萬人據之秦人來爭不得奢因縱擊大破之闕與遂得解 賈林曰敵途本近我能迂之者或

以羸兵或以小利於他道誘之使不得以軍爭赴也 梅堯臣曰遠其途誘以利款之也後其發先其至爭

之也能知此者變迂轉害之謀也 何氏曰迂途者當行之途也以分兵出奇則當行之途示以迂變設執

以誘敵令得小利縻之則出奇之兵雖後發亦先至也言爭利須料迂直之勢出奇故下云分合為變其疾如風是也 張預曰形勢之地爭得則勝凡欲近爭便地先引兵遠去復以小利啗敵使彼不意我進又貪我利故我得以後發而先至此所謂以迂為直以患為利也趙奢據北山而敗秦軍郭淮屯北原而走諸葛是也能後發先至者明於度數知以迂為直之謀者也

故軍爭為利軍爭為危

通典作眾爭為危鄭友賢同按注云本作眾爭為危是故書正作軍也

曹公曰善者則以利不善者則以危 杜佑曰

善者則以利不善者則以危也

言兩軍交爭有所奪取得之則利失之則危也

杜佑曰善者則以利不善者則以危也

據通典補

李筌曰夫軍者將善

則利不善則危

杜牧曰善者計度審也

賈林曰我軍先至得其便利之地則為利彼敵先據其地我三

軍之眾馳往爭之則敵佚我勞危之道也

梅堯臣曰軍爭之事有利也有危也

又一本作軍爭為利眾

爭為危 何氏曰此又言出軍行師驅三軍之眾與敵人相角逐以爭一日之勝得之則為利失之則為危

不可輕舉

張預曰智者爭之則為利庸人爭之則為危明者知迂直愚者昧之故也

舉軍而爭利則不及

原本舉作故誤今據通典改正按鄭友賢亦云眾爭為危者下所謂舉軍而爭利也

曹公曰遲不及也

杜佑曰遲不及也舉軍

悉行爭赴其利則道路不相逮

李筌曰輜重行遲

賈林曰行軍用師必趨其利遠近之勢直以舉軍

往爭其利難以速至可以潛設奇計迂敵途程敵不識我謀則我先而敵後也

梅堯臣曰舉軍中所有而

行則遲緩 王皙曰以輜重故

張預曰謁軍而前則行緩而不能及利

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

曹公曰置輜重則恐捐棄也 杜佑曰委置庫藏輕師而行若敵乘虛而來抄絕其

後則已輜重皆悉棄捐

李筌曰委棄輜重則軍資闕也 杜牧曰舉一軍之物行則重滯遲緩不及于利

委棄輜重輕兵前追則恐輜重因此棄捐也

賈林曰恐敵知而絕我後糧也 梅堯臣曰委軍中所有而

行則輜重棄

王皙同曹公註

何氏同杜佑註

張預曰委置重滯輕兵獨進則恐輜重為敵所掠故棄

行則輜重棄

王皙同曹公註

何氏同杜佑註

張預曰委置重滯輕兵獨進則恐輜重為敵所掠故棄

行則輜重棄

王皙同曹公註

何氏同杜佑註

張預曰委置重滯輕兵獨進則恐輜重為敵所掠故棄

行則輜重棄

王皙同曹公註

何氏同杜佑註

張預曰委置重滯輕兵獨進則恐輜重為敵所掠故棄

行則輜重棄

王皙同曹公註

何氏同杜佑註

張預曰委置重滯輕兵獨進則恐輜重為敵所掠故棄

行則輜重棄

王皙同曹公註

何氏同杜佑註

張預曰委置重滯輕兵獨進則恐輜重為敵所掠故棄

捐也

是故卷甲而趨通典趨下有日夜不處曹公曰不得休息罷也

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杜佑曰若不慮上二事欲從速疾卷甲束仗潛軍夜行若敵知其情邀

而擊之則三軍之將為敵所擒也若秦伯襲鄭三帥皆獲是也

勁者先罷原本作疲非也杜佑云音疲是其初所用字者後其法十一而至通典作十曹公曰百里而爭利非也三將軍皆以為

擒杜佑曰百里爭利非也三將軍皆為擒也強弱不復相待卒十有一人至軍也罷音疲原本復作伏卒

李筌曰一日行一百二十里則為倍道兼行行若如此則勁健者先到疲者後至軍健者少疲者多且十

人可一人先到餘悉在後以此遇敵何三將軍不擒哉魏武逐劉備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諸葛亮以為強弩

之末不能穿魯縞言無力也是以有赤壁之敗龐涓追孫臏死於馬陵亦其義也杜牧曰此說未盡也凡

軍一日行三十里為一舍倍道兼行者再舍晝夜不息乃得百里若如此爭利眾疲倦則三將軍皆須為敵

所擒其法什一而至者不得已必須爭利凡十人中擇一人最勁者先往其餘者則令繼後而往萬人中先

擇千人平旦先至其餘繼至有已午時至者有未申時至者各得不竭其力相續而至與先往者足得聲響

相接凡爭利必是爭奪要害雖千人守之亦足以拒抗敵人以待繼至者太宗以三千五百騎先據武牢關

建德十八萬眾而不能前此可知也陳皞曰杜說別是用兵一途非什一而至之義也蓋言百里爭利勁

者先疲者後十中得一而至九皆疲困一則勁者也賈林曰路遠人疲奔馳力盡如此則我勞敵佚被擊

何疑百里爭利慎勿為也梅堯臣曰軍日行三十里而舍今乃晝夜不休行百里故三將軍為其擒也何

則涉遠既遠勁者少疲者多十中得一至耳三將軍者三軍之帥也王皙曰罷贏也此言爭利之道宜近

不宜遠耳夫衝風之哀不能起毛羽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苟日夜兼行百里趨利縱使一分勁者能至固

己困乏矣即敵人以佚擊我之勞自當不戰而敗故司馬宣王曰吾倍道兼行此曉兵者之所忌也或曰趙奢亦卷甲而趨二日一夜卒勝秦者何也曰奢久并氣積力增疊遣間示怯以驕之使秦不意其至兵又堅奢又去關與五十里而軍比秦聞之又發兵至非二三日不能也能來是彼有五十里趨敵之勞而我固已二三日休息士卒不勝其佚且又投之險難先據高陽竒正相因曷為不勝哉何氏曰言三將出奇求利委軍衆輜重卷甲移遠若晝夜百里不息則勁者能十至其一我勞敵佚敵衆我寡擊之未必勝也敗則三將俱擒以此見武之深戒也張預曰卷甲猶悉甲也悉甲而進謂輕重俱行也凡軍日行三十里則止過

六十里以上為倍道晝夜不息為兼行言百里之遠與人爭利輕兵在前輜重在後人疲馬倦渴者不得飲饑者不得食忽遇敵則以勞對佚以饑敵飽又復首尾不相及故三軍之帥必皆為敵所擒若晉人獲秦三帥是也輕兵之中十人得一人勁捷者先至下九人悉疲因而在後況重兵乎何以知輕重俱行下文云五十里而爭利則半至若止是輕兵則一日行五十里不為遠也焉有半至之理是必重兵偕行也

五十里而爭利則蹙上將軍其法半至

通典半字上有以字

曹公曰蹙猶挫也

杜佑曰蹙猶挫也前軍之將已為敵

所蹙敗

李筌曰百里則十人一人至五十里十人五人至挫軍之威不至擒也

言道近不至疲

杜牧曰

半至者凡十人中擇五人勁者先往也賈林曰上猶先也

梅堯臣曰十中得五猶遠不能勝

王皙曰

罷勞之患減於太半止挫敗而已

張預曰路不甚遠十中五至猶挫軍威况百里乎蹙上將謂前軍先行

也或問曰唐太宗征宋金剛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亦能克勝者何也答曰此形同而勢異也且金剛既敗

衆心已沮迫而滅之則河東立平若其緩之賊必生計此太宗所以不計疲頓而力逐也孫子所陳爭利之

法蓋與此異矣

二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

通典此下有云以是知軍爭之難

曹公曰道近至者多故無死敗也

杜佑曰道近則至者

多故不言死敗勝負未可知也古者用師日行三十里步騎相須令從而趨利三分之二至李筌曰近不疲也故無死亡杜牧曰三十里內凡十人中可以六七人先往也不言其法者舉上文可知也梅堯臣曰道近至多庶或有勝王皙曰計彼我之勢宜須爭者或亦當然雖三分二至蓋其精銳者之力未至勞乏不可決以為敗故不云其法也張預曰路近不疲至者大半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庶幾可以爭勝上三事皆謂舉軍而爭利也

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曹公曰無此三者亡之道也杜佑曰無此三者亡之道也

委積芻草之屬

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無輜重者闕所供也袁紹有十萬之眾魏武用許攸計焚燒紹輜重而敗

紹於官渡無糧食者雖有金城不重於食也夫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故漢赤眉百萬眾無食而君臣面縛宜陽是以善用兵者先耕而後戰無委積者財乏闕也漢高祖無關中光武無河內魏武無兗州軍北身遁豈能復振哉杜牧曰輜重者器械及軍士衣裝委積者財貨也陳暉曰此說委軍爭利之難也梅堯臣曰三者不可無是不可委軍而爭利也王皙曰委積謂新鹽蔬材之屬軍恃此三者以濟不可輕離也張預曰無輜重則器用不供無糧食則軍餉不足無委積則財貨不充皆亡覆之道此三者謂委軍而爭利也

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曹公曰不知敵情謀者不能結交也李筌曰預備也知敵之情必備其交

也杜牧曰非也預先也交交兵也言諸侯之謀先須知之然後可交兵合戰若不知其謀固不可與交兵

也陳暉曰曹說以為不先知敵人之作謀即不能預結外援二說並通梅堯臣曰不知敵國之謀則不

能預交鄰國以為援助也張預曰先知諸侯之寔情然後可以結交不知其謀則恐翻覆為患其隣國為

援亦軍爭之事故下文云先至而得天下之眾者為衢地是也

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 曹公曰高而崇者為山眾樹所聚者為林坑塹者為險一高一下者

為阻水草漸洳者為沮眾水所歸而不流者為澤不先知軍之所據及山川之形者則不能行師也

險水草坑塹者為沮眾水所歸而不流者為澤不先知軍之所據及山川之形者則不能行師也

通典作梅堯臣曰山林險阻之形沮澤濫淖之所必先審知 張預曰高而崇

者為山眾木聚者為林坑塹者為險一高一下者為阻水草漸洳者為沮眾水所歸而不流者為澤凡此地

形悉能知之然後可與人爭利而行軍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通典無能字者杜佑曰不任彼鄉人而導軍者則不能得道路之便利也 李筌

曰入敵境恐山川隘狹地土泥濘井泉不利使人導之以得地利易曰即鹿無虞則其義也 杜牧曰管子

曰凡兵王者必先審知地圖輟輟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邱阜之所在草林木蒲葦之所茂

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園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出入之相錯者盡藏之然後不失地利衛公

李靖曰凡是賊徒好相掩襲須擇勇敢之夫選明察之士兼使鄉導潛歷山林密其聲晦其跡或刻為獸足

而卻復於中途或上冠微禽而幽伏於藁薄然後傾耳以遠聽竦目而深視專智以奪事機注心而視氣色

觀水痕則知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可辨來寇之驅馳故烽火莫若謹而審旌旗莫若齊而一賞罰必重而

不欺刑戮必嚴而不捨敵之動靜而我有備也敵之機謀而我先知也 陳皞曰凡此地利非用鄉人為導

引則不能知地利也 梅堯臣曰凡邱陵原行之向背城邑道路之迂直非人引導不能得也 何氏曰鄉

導略曰從禽者若無山虞之官度其形執之可否則徒入於林中終不能獲鹿矣出征者若無彼鄉之人導

其道路之迂直則雖至於境外終不能獲寇矣夫以奉辭致討趨未歷之地聲教未通音驛所絕深入其阻

不亦艱哉我孤軍以往彼密嚴而待客主之執已相遠矣況其專任詭譎多方以誤我苟不計而直進冒危

而長驅躋險則有墮決之害醉行則有暴來之聞夜止則有虛驚之憂倉卒無備落其彀中是乃擁熊虎之

師自投於死地又安能摩逆壘蕩狡六乎故敵國之山川陵陸邱阜之可以設險者林木蒲葦茂草之可以
隱藏者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邑落之寬狹田壤之肥瘠溝渠之深淺蓄積之豐約卒乘之眾寡器械之
堅脆必能盡知之則虜在目中不足擒也昔張翼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利善水草處其軍得以無
饑渴茲亦能獲其利也凡用鄉導或軍行虜獲其人須防賊謀陰持奸計為其誘誤要必在鑒其色察其情
參驗數人之言始終如一乃可為準厚其頒賞使之懷恩豐其家室使之係心即為吾人當無翻覆然不如
素畜堪用者但能諳練行途不必主人亦可任也仍選腹心智勇之士挾而偕往則巨細必審指蹤無失矣
張預曰山川之夷險道路之迂直必用鄉人引而導之乃可知其所利而爭勝吳伐魯鄆人導之以克武
城是也

故兵以詐立 杜牧曰詐敵人使不知我本情然後能立勝也 梅堯臣曰非說道不能立事 王皙曰謂以
迂為直以患為利也 何氏曰張形執以誤敵也 張預曰以變詐為本使敵不知吾奇正所在則我可為
立

以利動 杜牧曰利者見利始動也 梅堯臣曰非利不可動 王皙曰誘之也 何氏曰量敵可擊則擊
張預曰見利乃動不妄發也傳曰三軍以利動

以分合為變者也 曹公曰兵一分一合以敵為變也 孟氏曰兵法詭詐以利動敵心或合或離為變化之
術 李筌曰以詭詐乘其利動或合或分以為變化之形 杜牧曰分合者或分或合以惑敵人觀其應我
之形然後能變化以取勝也 陳騭曰乍合乍分隨而更變之也 梅堯臣王皙同曹公註 張預曰或分
散其形或合聚其勢皆因敵動靜而為變化也或曰變謂奇正相變使敵莫測故衛公兵法云兵散則以合
為奇兵合則以散為奇三令五申三散三合復歸於正焉

故其疾如風 曹公曰擊空虛也 杜佑曰進退應機據通典 李筌曰進退也其來無跡其退至疾也 梅

堯臣曰求無形跡 王皙曰速乘虛也 何氏同梅堯臣註 張預曰其來疾暴所向皆靡

其餘如林 曹公曰不見利也 孟氏曰言緩行須有行列如林以防其掩襲 杜佑曰不見利不前如風吹

林小動而其大不移 李筌曰整陳而行 杜牧曰徐緩也言緩行之時須有行列如林木也恐為敵人之

掩襲也 梅堯臣曰如林之森然不亂也 王皙曰齊肅也 張預曰徐舒也舒緩而行若林木之森森然

謂未見利也尉繚子曰重者如山如林輕者如炮如燔也

侵掠如火 曹公曰疾也 杜佑曰猛烈也據通典 李筌曰如火燎原無遺草 杜牧曰猛烈不可禦也 賈

林曰侵掠敵國若火燎原不可往復 張預曰詩云如火烈烈莫我敢遏言勢如猛火之熾誰敢禦我

不動如山 曹公曰守也 杜佑曰守也不信敵之誑惑安固如山據通典 李筌曰駐軍也 杜牧曰閉壁

屹然不可搖動也 賈林曰未見便利敵誘誑我我因不動如山之安 梅堯臣曰峻不可犯 王皙曰堅

守也 何氏曰止如山之鎮靜 張預曰所以持重也荀子議兵篇云圓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

摧言不動之時若山石之不可移犯之者其角立毀

難知如陰 杜佑曰莫測如天之陰雲不見列宿之象據通典 李筌曰其勢不測如陰不能觀萬象 杜牧

曰如元雲蔽天不見三辰 梅堯臣曰幽隱莫測 王皙曰形藏也 何氏曰暗秘而不可料 張預曰如

陰雲蔽天莫觀辰象

動如雷霆原本作雷震 杜佑曰疾速不及應也故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疾雷不及瞑目也

據通典 李筌曰盛怒也 杜牧曰如空中擊下不知所避也 賈林曰其動也疾不及應太公曰疾雷不

及掩耳 梅堯臣曰迅不及避 王皙曰不虞而至 何氏曰藏謀以奮如此 張預曰如迅雷忽擊不知

及掩耳 梅堯臣曰迅不及避 王皙曰不虞而至 何氏曰藏謀以奮如此 張預曰如迅雷忽擊不知

所避故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迅雷不及瞬目

掠鄉分眾通典御覽作指嚮按諸家俱作掠鄉注云一本作指嚮又王皙云鄉音向則所見本異耳曹公曰因敵而制勝也杜佑曰因敵而制勝也

旗之所指向則分離其眾據通典御覽補李荃曰抄掠必分兵為數道懼不虞也杜牧曰敵之鄉邑聚落無有

守兵大畜財穀易於剽掠則須分番次第使眾人皆得往也不可獨有所往如此則大小強弱皆欲與敵爭

利也陳暉曰夫鄉邑村落固非一處察其無備分兵掠之掠鄉一作指向賈林曰三軍不可言遣故

以旌旗指向隊伍不可語傳故以麾幟分眾故因敵陳形可為勢此尤順訓練分明師徒服習也梅堯臣

曰以饗士卒王皙曰指所鄉以分其眾鄉因向何氏曰得掠物則與眾分張預曰用兵之道大率務

因糧於敵然而鄉邑之民所積不多必分兵隨處掠之乃可足用

廓地分利曹公曰分敵利也李荃曰得敵地必分守利害杜牧曰廓開也開土拓境則分割與有功者

韓信言於漢王曰項王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刻印利忍不能與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以天下城邑封功臣天

下不足取也三略曰獲地裂之陳暉曰言獲其土地則屯兵種蒔以分敵之利也賈林曰廓度也度敵

所據地利分其利也梅堯臣曰與有功也王皙曰廓視地形以據便利勿使敵專也張預曰開廓平

易之地必分兵守利不使敵人得之或云得地則分賞有功者今觀上下之文恐非謂此也

懸權而動曹公曰量敵而動也李荃曰權量秤也敵輕重與吾有銖鎰之別則動夫先動為客後動為主

客難而主易太一遁甲定計之算明動易也杜牧曰如衡懸權秤量一定然後動也何氏同杜牧註

張預曰如懸權於衡量知輕重然後動也尉繚子曰權敵審將而後舉言權量敵之輕重審察將之賢愚然

後舉也

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李荃曰迂直道路勞佚饑寒生於道路杜牧曰言軍事者先須計遠

近迂直然後可以為勝其計量之審如懸權於衡不失錙銖然後可以動而取勝此乃軍爭勝之法也
梅堯臣曰稱量利害而動在預知遠近之方則勝
王哲曰量敵審輕重而動又知迂直必勝之道也
張預曰凡與人爭利必先量道路之迂直審察而後動則無勞頓蹇餒之患而且進退遲速不失其機故勝也

軍政曰 梅堯臣曰軍之舊典 王哲曰古軍書

言不相聞故為鼓鐸原本作金鼓通典本作鼓鐸北堂書鈔太平御覽皆三引作鼓鐸鄭友賢同杜佑曰鐸

金鉦也原本云金鉦鐸也按鉦鐸皆軍用形制相近故杜取以聽其音聲以為耳候梅堯臣曰以威耳也

耳威於聲不可不清 王哲曰鼓鼙鉦鐸之屬坐作進退疾徐疏數皆有其節

視不相見故為旌旗 杜佑曰瞻其指麾以為目候 梅堯臣曰以威目也目威於色不得不明 王哲曰表

部曲行列齊整也

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民原本作人避諱改也當從此之耳目也杜佑曰齊一耳目之視聽使知進退之度

據通典李筌曰鼓進鐸退旌賞而旗罰耳聽金鼓目視旌旗故不亂也勇怯不能進退者由旗鼓正也

張預曰夫用兵既眾占地必廣首尾相遠耳目不接故設金鼓之聲使之相聞立旌旗之形使之相見視聽均齊則雖百萬之眾進退如一矣故曰闔眾如闔寡形名是也

民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眾之法也 杜佑曰齊之以法教使強弱不得相踰據通典

杜牧曰旌以出令旗以應號蓋旌者即今之信旗也軍法曰當進不進當退不退者斬之兵起與秦人戰戰未合有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返吳起斬之軍吏進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吳起曰信材士非令也乃斬之 梅堯臣曰一人之耳目者謂使人之視聽齊一而不亂也鼓之則進金之則止麾右則右麾左則左不可以勇怯而蜀先也 王哲曰使三軍之眾勇怯進退齊一者鼓鐸旌旗之為也 張預曰士卒專心

一、意惟在於金鼓旌旗之號令當進則進當退則退一有違者必戮故曰令不進而進與令不退而退厥罪惟均尉繚子曰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將者之過也言不可賞先登獲雋者恐進退不一耳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民之耳目也

原本民作人從御覽改通典變作便非

李筌曰火鼓夜之所視聽旌旗晝之

所指揮杜牧曰令軍士耳目皆隨旌旗火鼓而變也或曰夜戰多火鼓其旨如何夜黑之後必無原野列陳與敵刻期而戰也軍襲敵營鳴鼓然火適足以警敵人之耳明敵人之目於我返害其義安在答曰當哉問乎此乃孫武之微旨也凡夜戰者蓋敵人來襲我壘不得已而與之戰其法在於立營之法與陳小同故志曰止則為營行則為陳蓋大陳之中必包小陳大營之內必包小營蓋前後左右之軍各自有營環繞大將之營居於中央諸營環之隅落鉤聯曲折相對象天之壁壘星其營相去上不過百步下不過五十步道徑通達足以出隊列部壁壘相望足以弓弩相救每於十字路口必立小堡上致柴薪穴為暗道胡梯上之令人看守夜黑之後聲鼓四起即以燔燎是以賊夜襲我雖入營門四顧屹然復有小營各自堅守東西南北未知所攻大將營或諸小營中先知有賊至者放令盡入然後擊鼓諸營齊應眾堡燎火明如晝日諸營兵士於是閉門登壘下瞰敵人勁弩彊弓四向俱發敵人雖有韓白之將鬼神之兵亦無能計也唯恐夜不襲我來則必敗若敵人或能潛入一營即諸營舉火出兵四面繞之號令營中不得輒動須臾之際善惡自分賊若出走皆在羅網矣故司馬宣王入諸葛亮營壘見其曲折曰此天下之奇才也今之立營通洞豁達雜以居之若有賊夜來斫營萬人一時驚擾雖多致斥倥儻為備守晦黑之夜彼我不分雖有眾力亦不能用陳暉曰杜言夜黑之後必無原野列陳與敵刻期而戰非也天寶末李光弼以五百騎趨河陽多列火炬首尾不息史思明數萬之眾不敢逼之豈止待賊斫營而已賈林曰火鼓旌旗可以聽望故晝夜異用之梅堯臣曰多者欲以變惑敵人耳目王皙曰多者所以震駭視聽使熟我之威武聲氣也傳曰多

鼓鈞聲以夜軍之 張預曰凡與敵戰夜則火鼓不息晝則旌旗相續所以變亂敵人之耳目使不知其所
以備我之計越伐吳夾水而陳越為左右白卒使夜或左或右鼓噪而進吳師分以禦之遂為越所敗是惑
以火鼓也晉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佈而疏陳之齊侯畏而脫歸是惑以旌旗也
故三軍可奪氣 曹公曰左氏言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李筌曰奪氣奪其銳勇齊伐魯戰於長勺齊人

一鼓公將戰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乃戰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劌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
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奪三軍之氣也 杜牧曰司馬法戰以力久以氣勝齊伐魯莊公將戰於長勺
公將鼓之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
竭彼竭我盈故克之晉將毋邱儉文欽反諸軍屯樂嘉司馬景王銜枚徑造之欽子鴛年十八勇冠三軍曰
及其未定請登城鼓噪擊之可破既而三噪之欽不能應鴛退相與引而東景王謂諸將曰欽去矣發銳軍
以追之諸將曰欽舊將鴛小而銳引軍內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王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鴛鼓而欽
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果引去 王皙曰震熱衰惰則軍氣奪矣 何氏曰淮南子曰將无勇而輕敵卒
果敢而樂戰三軍之眾百萬之師志屬霄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 吳子曰三
軍之眾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故奪氣者有所待有所乘則可矣 張預曰戰者氣之所
恃也夫含生稟血鼓作戰爭雖死不省者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若激其士卒令上下同怒則其鋒不可當
故敵人新來而氣銳則且以不戰挫之伺其衰倦而後擊故彼之銳氣可以奪也尉繚子謂氣是則鬪氣奪
則走者此之謂也曹劌言一鼓作氣者謂初來之氣也再而衰三而竭者謂陳久而人倦也又李靖曰守
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陳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待焉所謂守其氣者常養吾之氣使銳盛而不衰然後彼
之氣可得而奪也

將軍可奪心 李筌曰怒之令憤撓之令亂聞之令疎卑之令驕則彼之心可奪也 杜牧曰心者將軍心軍中所倚賴以為軍者也後漢寇恂征隗囂囂將高峻守高平第一軍峻遣將軍皇甫文出謁恂辭禮不屈恂怒斬之遣其副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曰敢問殺主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今來辭氣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後燕慕容垂遣子寶率眾伐後魏始寶之來垂已有疾自到五原道武帝斷其來路父子間絕道武乃詭其行人之辭令臨河告之曰父已死何不遽還寶兄弟聞之憂懼以為信然因夜遁去道武襲之大破於參合陂 梅堯臣曰以鼓旗之變或奪其氣軍既奪氣將亦奪心 王皙曰紛亂諠譁則將心奪矣 何氏曰先須已心能固然後可以奪敵將之心故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司馬法曰本心固新氣勝者是也 張預曰心者將之所主也夫治亂勇怯皆主善於心故制敵者撓之而使眾激之而使惑迫之而使懼故彼之心謀可以奪也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奪其本心之計也又李靖曰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陳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所謂攻其心者常養吾之心使安閑而不亂然後彼之心可得而奪也

是故朝氣銳 孟氏曰司馬法曰新氣勝舊氣新氣即朝氣也 陳皞曰初來之氣氣方盛銳勿與之爭也

王皙曰士眾凡初舉氣銳也

晝氣惰 王皙曰漸久少怠

暮氣歸 孟氏曰朝氣初氣也晝氣再作之氣也暮氣衰竭之氣也 梅堯臣曰朝言其始也晝言其中也暮

言其終也謂兵始而銳久則惰而思歸故可擊 王皙曰怠久意歸無復戰理

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通典治作理此 陳久人倦則衰故善用兵者當其銳盛則堅

守以避之待其惰歸則出兵以擊之此所謂善治己之氣以奪人之氣者也前趙將游子遠之敗伊餘羌唐

武德中太宗之破竇建德皆用此術

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 李筌曰伺敵之變因而乘之 杜牧曰司馬法曰本心固言料敵制勝本

心已定但當調治之使安靜堅固不為事撓不為利惑候敵之亂伺敵之譁則出兵攻之矣 陳皞曰政令

不一賞罰不明謂之亂旌旗錯雜行伍讐亂謂之譁審敵如是則出攻之 賈林曰以我之整治待敵之撓

亂以我之清淨待敵之譁此治心者也故太公曰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元默也 梅堯臣曰鎮靜待

敵眾心則寧 王哲同陳皞註 何氏曰夫將以一心之寡一身之微連百萬之眾對虎狼之敵利害之相

維勝負之紛操權智萬變而措置之胸臆之中非其中廓然方寸不亂豈能應變而不窮處事而不迷卒然

遇大難而不驚晏然接萬物而不惑吾之治足以待亂吾之靜足以待譁前有百萬之敵而吾視之則如遇

小寇亞夫之禦寇也堅卧而不起樂箴之臨敵也好以整又好以暇夫審此二人者蘊以何術哉蓋其心治

之有定養之有餘也 張預曰治以待亂靜以待譁安以待躁忍以待忿嚴以待懈此所謂善治己之心以

奪人之心者也

以近待遠以待待勞

通典佚作逸案本書勞佚字皆作佚御覽亦作佚

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

杜佑曰以我之近待彼之遠以我之

間俟待彼之疲勞以我之充飽待彼之饑虛此理人力者也 李筌曰客主之勢 杜牧曰上文云致人而

不致於人是也 梅堯臣曰無困竭人力以自弊 王哲曰以餘制不足善治力也 張預曰近以待遠佚

以待勞飽以待飢誘以待來重以待輕此所謂善治己之力以困人之力也

無要正正之旗

要原本作邀按兵書要訣曰孫子稱無要正正之旗謂行軍前後正治故不可要而擊也地左

氏曰惠戎師前後擊之盡燈其義可互証又按王哲注云本可要擊亦作要從北堂書鈔地左

貌也正正者孤特象也言敵前有孤特之兵後有堂堂之陣必有倚伏詐誘之謀審察以待勿輕邀截也此

理變詐

據通典御覽補

李荃曰正正者整齊也堂堂者部分也

杜牧曰堂堂者無懼也兵者隨敵而變敵有如

此則勿擊之是能治變也後漢曹公圍鄴袁尚來救公曰尚若從大路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此成擒耳尚

果循西山來逆擊大破之也

梅堯臣曰正正而來堂堂而陳示無懼也必有奇變王哲曰本可要擊以

視整齊盛大故變

何氏曰所謂強則避之

張預曰正正謂形名齊整也堂堂謂行陳廣大也敵人如此

豈可輕戰軍政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又曰強而避之言須識變通此所謂善治變化之道以應敵人者也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邱勿逆

御覽背

孟氏曰敵背邱陵為陳無有後患則當引軍平地勿迎擊之杜

佑曰敵若據山陵依附險阻

原本改為依據邱陵險阻按此注釋高陵勿向句也下陳兵待敵勿輕攻趨也

既地

原本作馳勢不便有殞石之衝也敵背邱陵為陳無有後患則當引軍平地勿迎而擊也據通典御覽補李

筌曰地勢也

杜牧曰向者仰也背者倚也逆者迎也言敵在高處不可仰攻敵倚邱山下來求戰不可逆

之此言自下趨高者力乏自高趨下者勢順也故不可向迎

梅堯臣曰高陵勿向者敵處其高不可仰擊

背邱勿逆者敵自高而來不可逆戰勢不便也

王哲曰如此不便則當嚴陳以待變也

何氏曰秦伐韓

趙王令趙奢救之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厯請以軍士諫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

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今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奢從之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

縱兵擊之大破秦軍後周遣將伐高齊圍洛陽齊將段韶禦之登邱坂聊欲觀周軍形勢至太和谷便值周

軍即遣馳告諸營與諸將結陳以待之周軍以步人在前上山逆戰韶以彼步我騎且卻且引待其力弊乃

遣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潰竝即奔遁

張預曰敵處高為陳不可仰攻人馬之馳逐張矢之施發皆

不便也故諸葛亮曰山陵之戰不仰其高敵從高而來不可迎之勢不順也引至平地然後合戰

佯北勿從

杜佑曰北奔走也敵方戰氣銳未怠便奔走而陳卻原本作兵今者必有奇伏勿深入從之故太